

一位傑出的情報員

——山西勇士史春森

參加北方革命工作

台北市復興南路紅萬字會住着一位八十三歲高齡的隱士，傷痕累累，彎腰駝背。他靠着每月一千零八十元的退役金維持生活，與世無爭，安分守己。有些知道他過去革命歷史的政府機關送點錢給他，他却拒絕接收，他說：「我已經不能給國家再盡甚麼力量，二千零八十元以外，不應該再多花國家的一文錢了。」

這位老人個性倔強，正直不苟，熱心革命，冒險犯難；在八年抗戰中，從事秘密工作，幾乎死在日本軍閥手中。他是山西孝義縣人，名叫史春森，字敦五。兒時入私塾，讀完四書五經，却沒有向仕途發展。十五歲那年，做了商店的學徒，四年學徒生活，憋了一肚子氣。他看不慣掌櫃的善變面孔、三種不同的面孔。對東家一付奴才面孔，低聲下氣；對雇客一付狡詐面孔；謊話說盡；對伙計一付闊羅面孔，威風凜凜。不再幹了！

十九歲的史春森到了天津，已經是民國元年，沒有合式的工作可做，爲了生活，考上警察，在天津幹了一年警察，覺得不是味道。法院招考看守員，他報名應考，居然考取了。看守員也不適合他的個性，幹了一年，又不幹了。不過這一年，他學會公文程式，這對他以後處理公文，頗有幫助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招考赴歐華工，史春森想借上做華工可以旅行歐洲，說不定有機會出人頭地。想不到檢查體格被淘汰了，逛歐洲的美夢，成了泡影。民國六年參加了段祺瑞的邊防軍，時來運轉，三年功夫，由列兵、班長、排長、連長，升到營長，成了皖系的軍事幹部。不幸的很，九年七月，直皖戰爭，皖系失敗，段祺瑞垮台，史春森也跟着垮下來。

軍隊是國家的，他沒有想到在北洋軍閥派系鬥爭下，軍隊成了派系的犧牲品，灰心到極點。俗話說：「良田千頃，不如薄技隨身。」史春森想學一技之長，跑回太原，到兵工廠學兵工技術。廠方負責人勸告他，學低級技術，他的年齡有些太大；學高級技術，他的科學基礎太差，要他留廠辦理事務。技術學不成，呆了一年多，又不幹了，再到天津，另謀出路。這時的史春森已經不是吳下阿蒙，飽經滄桑，了解了真正的人生。

十三年春天，史春森在天津加入中國國民黨，有了信仰，有了正確的人生目標，追隨當時在北方的革命先進于右任、張溥泉、丁維汾諸先生，從事秘密革命工作。那時東北的張作霖和廣東的革命政府有聯絡，孫哲生先生派盧占魁為軍事代表，史春森為秘書，到東北去做聯絡工作。不料遭受楊宇霆的妒忌，硬說盧占魁和吳佩孚有關係，逼他逃走。盧占魁跑到熱遼邊境，被楊宇霆的人殺死。史春森被逮捕，幾乎被殺，因國父北上，才被釋放。

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，國父於十三年九月發表宣言：「北伐之目的，不僅推翻曹（錕）吳（佩孚）

），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。」直系馮玉祥經國民黨人策反，於十月二十三日戰爭正在緊要關頭，發動北京政變，這就是馮玉祥自己所說的「首都革命」，迫使曹錕下野，把溥儀趕出皇宮。馮玉祥所部改爲「國民軍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，胡景翼爲副總司令兼第二軍長，孫岳爲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。後來胡景翼統率國民二軍，沿京漢路南下，任河南省長。胡爲同盟會同志，國父的忠實信徒，不同於自私自利反復無常的馮玉祥。胡景翼成了北方的革命重心，許多同志集中於河南，圖謀北方的大革命。史春森也到了河南，任國民二軍總參議，官拜中將。不幸十四年四月十日胡景翼病逝開封，岳維峻代理胡之職務。十五年國民二軍全部瓦解。

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在廣州誓師北伐，史春森奉命策反張宗昌及褚玉璞部。史太是李連福（曾任高雄市、新竹縣鐵路警察局局長）母親的乾女兒；李連福的姑父師景雲任直魯聯軍的總參議，就利用這種關係，史春森混進直魯聯軍內部，大有可爲。不意十六年四月六日，張作霖命京師警察廳搜查東交民巷俄國使館，逮捕六十多人，李大釗等二十個重要共產黨被處死。當場搜出蘇俄赤化中國及勾結馮玉祥的許多文件，並搜出國民黨的名冊，內有史春森的名字，他在直魯聯軍無法存身，迅速逃走，未被逮捕。

十七年元月一日，史春森被任命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少校服務員，後來 蔣總司令知道了他在北方工作，冒險犯難，出生入死，成績很好，改任爲中校副官。三月升爲上校交際科長，三個月內連升三級，

在他一生中，這是最難忘記的一件事。慧眼識英雄，在此期間，他認識了總司令部上尉工作人員戴笠，認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，建立了彼此間的深厚友誼。

中原大戰冒險回晉

十八年元月，史春森調任國民政府典禮局孝任股長。十九年春醞釀中原大戰期間，總司令 蔣公突然召見史春森，問他：「你能不能回太原一趟？」

「山西是我的家鄉，怎麼不能回去？不知道總司令要我回去幹甚麼？」史春森問。

「沒有甚麼事，請趙次隴先生趕緊回南京來，把國家的事弄清楚，好再回去勸閻伯川，不要跟汪精衛和馮玉祥胡鬧。」趙次隴先生由南京回太原勸阻閻先生不要發動中原大戰，一去不返，所以才派史春森回去看他。

「甚麼時候動身？」史春森請示。

「馬上就去！」

爲了山西方面減少對他懷疑，史春森帶上太太和小孩，搭津浦車北上。到達天津，下榻朋友家中，剛洗完臉，就有人來通知他，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馬上來看他。

「敦五兄！你是專程來天津呢？還是路過呢？」一會兒傅作義來看史春森，開門見山，直接了當地問

他。

「我打算回家去看看，」史春森說。

「你在南京是有職務的，又做過總司令部的交際科長，這個時候，你能回太原嗎？」傅作義再問他。

「山西是我的家鄉，怎麼不能回去？」史春森理直氣壯，反問傅作義。

「時局緊張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萬一在太原被扣，怎麼辦？」傅作義追問一聲，提醒他注意。

「可不可以替我發一份電報給次隴先生？」史春森略微考慮一下，這樣說：「問問他，我可不可以回家一趟？」

「這樣比較妥當，我就替你發一份電報。」

史春森想，我剛到天津，傅宜生怎麼就會知道？實際上山西方面在南京的人，早就報告了他的行跡，沒有甚麼奇怪。過了一天，傅作義送來覆電，說是可以回去。他們一家人從北平搭平漢車到石家莊，改乘正太路回太原。剛進旅館，閻先生就派汽車來接他去督軍府。

「你這一趟回山西，有啥事？」一見面，閻伯川先生這樣問。

「回家看看俺媽。」

「們（五台縣人說我叫們）不相信。」閻先生說。

「督軍：你怎麼搞的？難道我是來做坐探的嗎？山西有多大的力量，中央還不知道嗎？如果我負有甚

「使使命，會帶上老婆和小孩子回來嗎？」

「們總有一點懷疑。你對時局的看法怎麼樣？」閻先生以考問的態度來詢問他。

「我沒有帶兵，不了解實際的情形。不過督軍把山西治理成模範省，是全國人都知道的。如果由督軍來治理全國，全國的老百姓都會歡迎的，因為大家都希望把全國治理成像山西一樣，能够安居樂業。」史春森爲了緩和緊張氣氛，想到戴高帽子絕不會錯的。

「當真是這樣嗎？」閻先生的態度果然緩和了。

「當然囉！比如山西換一個縣長，縣政府的六相人員（山西各縣政府，縣長以外，有六位助手，一位秘書兼管民政的承政員，一位管理財政的，一位管司法的承審員，一位管教育的縣視學，一位管種樹的實業技士，一位管宣傳地方自治的宣講員，合起來叫六相人員）一個也不用更動，縣政工作照常進行，不受一點影響。在別的省份就不成，換一個縣長，縣政府的人員就得大換班。」

史春森能說會道，高帽子發生奇效，閻先生雖然沒有再說甚麼，看起來好像很高興。乘這機會，他站起來告辭：「督軍如果沒有別的吩咐，我就告辭了。不過我有一句話想說，不知道該說不該說？」

「你說說看！」

「要是動武的，督軍不是蔣總司令的對手。」

「們要試試看！」閻先生猛然站起來，兩手叉腰，斬釘截鐵地說。

「我得去看看次隴先生。」史春森一聽，糟了，這一仗非打不可，趕緊告辭出來。

史春森離開督軍府，到達趙公館，看到趙次隴先生，說道：「大叔！總司令要我告訴你，要你好好勸勸閻先生，不要上汪精衛、馮玉祥的當，跟他們胡鬧。」

「娃兒！不行了，白天勸到晚上，晚上再勸到白天，都沒有用。娃兒！們告訴你，人不怕跟上鬼，就怕鬼跟上。現在是鬼跟上了，想摔也摔不開。」

「總司令要你趕緊回南京去！」

「娃兒！不能回去了，們讀聖賢書，所爲何事？」

「假如閻先生失敗了，你該怎麼辦？」

「督軍跳海，們也只好跟他跳海了。告訴你，娃兒！一切都沒有用了。」

史、趙談話到此，閻先生就來了，大家扯些閒話，史春森告辭出來，趕緊從旅館搬到晉豫公司（汾酒公司）。他邀趙次隴回南京的任務沒有達成，知道戰爭不能避免。這個時候，馮玉祥住在五台河邊村，史春森託晉豫公司的老闆，替他探聽消息，馮玉祥從河邊一到太原，趕緊告訴他。沒有幾天，馮玉祥到了太原，史春森知道戰爭就要爆發，假裝回家，立刻離開太原，乘正太車到榆次，但是沒有下車，一直到了石家莊，乘平漢車北上。

史春森到達長辛店的時候，梁次樞派在那裡守候他的人，上到車上，攔阻他到北平去，要他從豐台轉

車到天津。他祇好到了豐台下車，轉車到天津，乘輪船南下覆命。後來他才知道，馮玉祥到太原的那一天，太原就派人到孝義去接他，發現他並沒有回家，知道一定逃跑了，立刻通知北平方面扣留他。梁次楣得到這個消息，知道他已離開太原，怕他到北平來自投羅網，才派人到長辛店守候，攔阻他到北平去，他才逃過這場厄運。

奉派參加敵偽組織

二十一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，史春森由典禮局調任軍委會參謀，再調南昌行營視察員。二十三年孔庸之先生任財政部部長，打算成立稅警團，請參謀總長朱培德給他介紹一位軍事幹部，担任此職。朱參謀總長告訴他：「你們同鄉史春森不是一位最可靠、最廉潔，正是你需要的人才嗎？何必捨近求遠呢？」

經朱參謀總長推介，史春森調任財政部視察，二十五年任財政部江蘇五屬（原松江、太倉、鎮江、江寧、蘇州五府所屬各縣）稅警局局長，每月正薪五百五十元，在那個時代，是一份最優厚的待遇了。

日本軍閥發動七七侵略戰爭，接着擴大戰爭，八月十三，侵犯我上海、吳淞，於是展開全面抗戰。上海和南京相繼淪陷，史春森的江蘇五屬都成了淪陷地區，他把稅警局祕密遷到上海租界。心想：「自己是一個軍人，國家受到強敵侵略，正是軍人報國，一顯好身手的時候。」

他已經在江蘇五屬呆了一年多，幾乎五屬的每一個角落他都去過，地形熟習，關係良好。他計劃以稅

警爲基幹，在江蘇五屬打游擊，於是到武昌向委員長、蔣公請示，一方面報告結束稅警局。就在等候晉謁委員長的時候，遇到戴笠（雨農）將軍。

「我正在找你！」戴將軍說。史春森把他打游擊的計劃詳細說了一遍。

「抗戰是長期的！」戴將軍說：「沿海地區先後淪陷，後方食鹽大成問題。你要知道，開門七件事，柴米油鹽醬醋茶，食鹽是民生不可或缺的，老百姓一天都離不開。所以敵區的食鹽內運，非常重要。這一項既重要而又艱巨的工作，除你而外，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人了。至於打游擊，那是人人個個都可以幹的，我不贊成你也去打游擊。」

史春森聽了這一席話，非常感動，半晌沒有說話。他覺得，戴雨農是特務工作的負責人，敵前敵後，他負的責任千頭萬緒，够他忙碌，老百姓有沒有鹽吃，干他甚麼事？他却注意到這樣重要的民生問題。自己是稅警局長，和食鹽運輸，有着密切的關係，現在放着份內的事情不幹，而要去打游擊，舍本逐末，真是該死！

「好的！」史春森很慷慨地說：「我接受你的意見，我去幹。」

「浙江餘姚好像有不少的存鹽，如果全部運到後方，對於抗戰的供獻，不比打游擊更大嗎？」戴將軍說。

「是的，」史春森說：「餘姚和岱山現在存放着五百多萬担食鹽。」

春森適心為長知聖上月傳件已特生
難年牙心由渝返奉 石在任渝小迫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任功難奉令傳來但地地適益亦正名其任

「我看你不必等着見 委員長了，還是趕快回去，著手辦理這項工作吧！我可以通知我派在上海和南京的負責同志和你聯絡。你有甚困難，我負責解決，重要的電報，可以交給他們，代你拍發。」

就這樣決定，史春森不再等着督調 委員長，匆匆忙忙回到上海，主持這項姚鹽內運的工作。他利用過去做引岸工作的人不願意放棄運鹽的權利，要他們進行這項工作。先由他們組織了一個通源公司，完全是一個商業機構，內部由丁恆負責，對外則由周吉甫應付，展開姚鹽內運的艱巨工作。敵人好像沒有注意到食鹽的重要性，對於通源公司也不注意，他坐鎮上海租界，祕策劃指揮一切。

江蘇五屬的存鹽運完，接着內運姚鹽。浙江餘姚和岱山的五百多萬担食鹽，運到我們後方，必須經過兩次手續。先用大船運進吳淞口，在瀏河鎮入廠（存放食鹽的藏庫叫廠），再用小船，在瀏河鎮裝船，然後分別運往安徽的

明教五項
勳任

江蘇五屬
白運名

戴笠將軍密函指示史春森參加偽組

織以便掩護姚鹽內運。

郎溪和浙江的嘉善。這種運輸工作，須懂得潮汐，河流的深淺，外行是幹不來的。姚鹽一船接着一船，祕密運送到抗戰的大後方，不使後方的食鹽匱乏，老百姓才免於淡食。

二十八年五月七日，汪精衛從越南河內到了上海，開始和敵人商談，組織南京僞組織。汪精衛的特工總部在滬西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，由李士羣主持。他們的勢力逐漸伸展到租界以內，因為有日本軍閥撐腰，英國人和法國人也奈何他們不得，租界自然失去保障，變得不安全了。不知什麼原因，他們竟知道江蘇五屬稅警局在租界內，雖然是個空架子，他們也要接收。史春森對這批無惡不作的漢奸，毫無辦法，他不想再在上海呆下去，請求辭去姚鹽內運的工作，準備回重慶去。但是接到的答覆是：「姚地遺鹽尚多，亟應設法繼續掩護內移，以竟全功。……值此敵偽強迫接收貴局之機會，請兄暫時參加其組織，藉以掩護該批姚鹽內移。」

史春森是一位血性男子，他一萬個不願意同漢奸們打交道，但是他交上戴雨農這位朋友，士為知己者死，祇好遵照指示，暫時參加僞組織，藉以掩護姚鹽內移工作。如果他真的不再幹這項工作，後方千百萬老百姓所需要的食鹽該怎麼辦？硬着頭皮幹吧！他小心謹慎應付漢奸們，姚鹽內運沒有受到阻撓，進行得相當順利。

南京被捕幾乎喪命

姚鹽內運，一直繼續到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，存鹽快要運完，史春森却在南京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。原來運鹽的船出了紕漏，一直往下追查，追來追去，追到他的頭上。

後方物資缺乏，物價比上海貴了好多倍。抗戰到了第七年代，更爲嚴重。利之所在，許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險，穿越敵人封鎖線，還要一趟接着一趟跑單幫。運鹽的船夫既沒有跑單幫的危險，又有交通運輸工具，隨便帶點貨物，都可以賺一筆錢，那能够空手往來？所以，每一隻船每趟多少總要夾帶一點貨物，賺點外快。煤油的利潤最大，一桶煤油運到後方，可獲利十倍，所以運鹽的船夫最喜歡夾帶煤油，埋藏在食鹽裡面，非常安全。

這一次合該出事，一艘運鹽船帶了一桶煤油，本來埋藏食鹽裡，不知甚麼原故，經過敵軍檢查哨時，煤油桶的一角露在外面，被敵軍看見，斷定這條鹽船是運往我們後方的。於是把船扣留，拷打船夫，追問來由，終於把史春森牽連出來，說他是主持運鹽的頭目，南京日本憲兵就把他逮捕了。本來戴將軍通知周佛海，要他暗中保護史春森，但是被捕以後，周也無能爲力。

史春森被捕，先關在南京日本憲兵隊，不久又移到浦口日本憲兵隊，開始刑訊。現在他面部的傷痕和僵僵的身體，都是浦口日本憲兵隊非刑拷打所造成的悲慘記錄。到此階段，姚鹽內運已近尾聲，雖未盡全功，也已完成十之八九，距離全部運完，所差無幾。史春森心想，六年來執行戴雨農交付的任務，姚鹽內運，費盡心力，總算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抗戰，也對得起雨農了。現在是爲國家流最後一滴血的時候了，

決心一死，不要再受敵人的折磨和侮辱。主意打定，等待時機。

有一天晚上，看牢的日本兵，抱着上刺刀的步槍，靠着木柵，坐在那裡打盹，刺刀斜倒，從木柵的空格子倒向牢房裡面。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史春森悄悄走近木柵，手扶着刺刀，對準咽喉，猛力撞去。刺刀一偏，日本兵醒了，史春森雖然流血受傷，躺了下去，但是沒有死成功。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，崇拜有骨頭的硬漢。史春森經過這一次自殺，日本憲兵隊認為倔強的史春森是英雄好漢，特別敬重起來，不敢再加虐待，從此他才不再遭受非刑拷打。

在八年抗戰中，史春森做了這樣一件不爲人所知的偉大工作，幾乎送掉性命，可說勞苦功高。抗戰勝利，他恢復自由，戴將軍邀請他到重慶，要他略微修養受到傷痛的身體，再請政府褒揚，安排工作。戴將軍因辦理肅奸案件，往返各大都市，席不暇暖，還沒有和他見面，就因坐機失事而殉職了。

史春森失去良友，悲痛萬分，後來奉到 委員長的命令，要他入軍官總隊，他堅持要遵守 委員長的這項命令，拒絕了許多朋友爲他介紹的工作。由軍官總隊再入中央訓練團行政班。行政班結業，分發江蘇省政府工作。江蘇省先後任主席王懋功和丁治磐都和他是朋友，知道他的爲人和操守，要他出任淮陽等縣縣長，他以爲共匪遍地，沒有基本武力，不能推動縣政，拒不接受。祇担任幾天松江縣稅捐稽徵處長，就請求調爲財政廳視察。大陸情況惡化，由湯恩伯將軍幫助，才搭華山輪隻身來台，妻兒均陷大陸。生活雖清苦，但安貧樂道，不怨天不尤人，矢志追隨政府，反攻大陸，爲建設鄉邦而戮力。

(選自中外雜誌十九卷三期六十五年三月號)

